

居亦筱 著

ZHAO SI
MU NIAN

朝思暮念

看到第几页，
你会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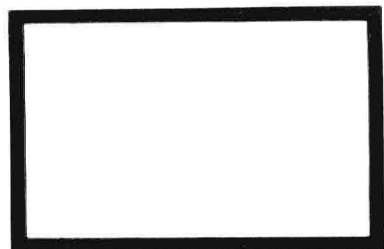
晋江半年榜人气黑马之作
一段抵达灵魂深处的刻骨铭心
虐情小天后【居筱亦】
笔下最执着深情的守候

两年的青梅竹马，三年的温存恋人
五年的时光却不及一个小小的谎言
年少的恋人啊，最终逃不过各自天涯的命运

唤醒500万读者的独家记忆！
这朝思暮念的爱呀
终究会伴随着时光与你，一同老去

居亦筱（又名居筱亦）
晋江原名：《步步紧逼》

紫色优品
专属出版



ZHAO SI
MU NIAN

朝思暮念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思暮念 / 居亦筱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438-8853-1

I. ①朝… II. ①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4253号

朝思暮念

编 著 者 居亦筱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猫 鬼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6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853-1

定 价 21.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31

第三章
..... 073

第四章
..... 096

第五章
..... 132

第六章
..... 156

第七章
..... 181

第八章
..... 221

第九章
..... 246



第一章



如果世界终将毁灭
我希望
陪我站在生命尽头的人
依然是你
——题记

ZHAO SI
MU NIAN

—002—
第一章

梁熙都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打扮过了，好像有一辈子那么长，可是掐指算算，其实也不过是一年，之于她，翻天覆地的三百多天。

对着试衣间的镜子沉默了很久，她最终还是推开门慢慢走了出去。

听见门声响，还在看杂志的陈嘉川下意识抬起头来，映入的好颜色让他眼里掠过一抹赞赏。旗袍做得很合身，仔细勾出梁熙纤细的曲线，领子上的缙丝，绸缎上的白玉兰都是恰到好处的点缀。

百年老字号的手艺真是好得没话说。

梁熙有几分忐忑，扯着裙子不好意思地问：“陈先生……”

陈嘉川笑着点了点头：“很漂亮，只不过宋师傅，这颜色不是你和我说的珍珠白吧？”

裁衣的老师傅笑了笑：“梁小姐气质很合适穿旗袍，肤色又干净，用白色做底反而不美，刚好我得了这天青色的料子，想来配她最好不过了。就是，梁小姐比半月前来的时候又瘦了一些。”他说着就拿尺子在腰上量了一下，眉头微蹙，“还得再修改。”

知道离他们参加晚宴的时间只有一下午了，宋师傅赶紧去开工。

梁熙和陈嘉川就坐在铺子里聊天等着。

这铺子是清末的老建筑，前铺后院，门廊柱身拱屏都雕着吉祥如意花开富贵这些喜气的纹饰，家居摆设也都是旧式的风格，处处透着古朴雅致的年代感。

陈嘉川抿了口茶，对梁熙笑笑：“现在仔细瞧瞧，你果然又瘦了，宋师傅不说我还真没发现，是不是太累了？我给你太多工作么？”

梁熙拨着微乱的刘海，掩饰地微笑：“陈先生，你不觉得我这样正好？多少人想瘦都求不来。”见他挑眉看着自己，她微窘道，“不信么？我每天都好吃好睡，谁知道怎么就瘦了。或许是天气不好吧，你看，外面又下雨了。”

北京都下了快一周的雨，空气黏黏腻腻，让人也精神不起来。

陈嘉川敲了下桌子，沉声问：“下雨，天青，这颜色是雨过天青的意思？”他年少就去英国留学，真正学过的传统文化很浅，故有此一问。

“嗯。”梁熙应了声，抬眼又打量这个年轻的男人，有才华却不孤傲，遇到不懂的都开口虚心求教，对下属也如春风扑面，很难不让人产生好感。她悄然移开眸光，又补充了一句，“天青色原是一种珍品瓷器的颜色，出自‘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句诗。”她学设计时也辅修过艺术类课程，略知道一些。

陈嘉川点头：“真是很美的颜色，师傅说得不错，配你正合适。”

等待的时间并没有白费，梁熙又试穿了一遍旗袍，修改后果然更加妥帖。化妆师帮她把头发盘起来，别上一个巧致的蝴蝶头饰，再配上淡雅的妆容，活脱脱就像民国画卷走出来的美人。

陈嘉川满意得不能再满意，拄着拐杖对梁熙说：“晚宴快开始了，我们走吧。”

梁熙点点头挽上他的手臂，不过与其说挽，不如说是扶，因为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陈嘉川的步履很缓、很慢，他的左腿是有残缺的。

晚宴设在京城一个有名的五星酒店里头。

红地毯一直从大厅延伸到宴会场门口，来往的宾客络绎不绝，记者的闪光灯也一直没停过，生怕漏拍任何一个可以制造新闻的瞬间。

梁熙没有出席过这种大场面的经验，显得底气不足，心里难免紧张，有些后悔不该答应陈嘉川的邀约。

陈嘉川妥帖地带着她避开镜头往里走，自然也很绅士地照顾到她的情绪，携

着她的手安抚道：“你没必要紧张，这不过是我父母的结婚周年纪念，随意一些也无妨。而且，如果你将来真进入这一行就知道，想做得好做得出色，不光得有天赋，有些时候交际应酬是必须的，权当是进社会前的预习吧。”

“嗯。”梁熙侧眼看着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只是怕出什么差错，会丢你的脸。”

“放心，你只管微笑，其他都交给我就好。”陈嘉川低头俯在她耳边悄声说，“反正我这腿也站不久，等开了席我们就离开。”

“可以吗？”梁熙瞪大眼睛，见他颌首后才安心地笑了出来，而这笑容落在旁人眼里，倒有几分情侣间甜言细语的亲密感觉。

陈嘉川常年在海外，后来又遭遇车祸断了左腿，所以几乎淡出了社交圈，也很少见报，在国内认识的人并不多。他直接挽着梁熙到母亲王怡面前打招呼，其实之前梁熙也和他父母见过面，两位都很和蔼，所以并不会显得拘谨。

王怡很亲切地拉着梁熙的手问她近况，梁熙都乖巧地回答了。

陈嘉川笑了笑，问道：“妈，我爸呢？”

王怡微微扬唇：“在那边呢，你带小熙过去露个脸吧。”

梁熙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在璀璨的水晶灯下，陈彦博正和几个人轻松交谈着，只不过，背对着他们的一个高大年轻的身影让梁熙有种熟悉的错觉，心头也有感应似的颤了颤。

这时，陈彦博也看到他们，笑眯眯地不知说了句什么，那个人跟着回过头来，在和梁熙的目光对上以后，他嘴边噙着的笑容陡然一凝，尤其是看到她和陈嘉川互挽的手，表情更加不好看。

那双幽邃的黑眸亮得可怕，就像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冰冷地划开梁熙早已埋葬的伤口，霎时痛得她几乎连呼吸都不能够。

居然是他，何培霖。

这样突如其来的见面，她根本没有准备，皱起眉想：她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才合适？

梁熙挽着陈嘉川臂弯的手无意识地渐渐滑落，掩饰在白手套下的伤疤隐隐作痛，提醒着她不要忘记过往的一切。

周围鼎沸的人声她都听不见看不见，她眼里只见到这么一个人。

陈嘉川察觉到了她的异样，侧眼细声问：“小熙？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梁熙深呼吸了一口气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摇头说：“我没事。”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

不去面对，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她重新挽着陈嘉川一步一步朝他们走去，高跟鞋踏在大理石上的声音清脆而坚定。

不知说到什么话题，陈彦博笑得很爽朗，等他们走近，才笑着介绍：“培霖哪，这就是我儿子嘉川，和你一样都是刚从国外回来，你们抽个空谈一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机会，我老了，以后可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

“不敢当。”何培霖神色自若地谦虚着，伸出手笑得滴水不漏地与陈嘉川应酬，“幸会了。”然而目光又蜻蜓点水地停在梁熙脸上，很快就不着痕迹地掩去，仿佛她对他而言只是个陌生人。

陈嘉川也伸出手去，彬彬有礼地回道：“久仰。”

梁熙松了口气，正要往前几步跟陈彦博打招呼道声祝福，可刚迈开步子就一个踉跄，原来是鞋跟踩到了裙摆，偏偏陈嘉川使不上劲，好在身旁的人眼疾手快扶了一把，她连忙道了谢，然后听到那人用她熟悉的音调轻轻地说：“不客气。”

温热的手掌在她的手臂上握了握，又绅士地松开，可是那股炽热的温度却不减反增，烫得梁熙心头一颤。她抬起头，他们的视线再次相遇，他嘴角微扬起一个弧度，明明是在笑，可眼底의冷峻却让她不寒而栗。就像以往每一次他发怒的前兆，他笑得越深，说明他越生气。

她紧紧抓着陈嘉川的袖子，仿佛那样可以给她力量，陈嘉川以为她是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尴尬的场面，便安抚道：“没关系的，快要开席了，再等一等咱们就走。”

接着又虚应了几句，陈嘉川便借故挽着梁熙离开了，可尽管这样，梁熙如雷的心跳还是没有按捺下来，与他同在一个地方她会不安，简直度秒如年。

今晚的晚宴还有为陈嘉川回国发展铺路的意思，陈彦博带着陈嘉川一一介绍，梁熙就趁机躲到了化妆间里，大家都在享受宴席，宽敞的房间里就只有她一个人。

她对着镜子，努力地想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却听见门轻轻开合，还有落锁的声音。她吃惊地看了一眼镜子里那个站在门扉前的男人，很快就掩去自己的情绪，

面无表情地拿了包包就想离开，却被他紧紧堵着。

何培霖这才有机会认真地看她，挽起的头发露出她饱满的额，眼睛黑白分明，穿着那样优雅贴身的旗袍，好看极了。他原以为早已放下，可是当她真的出现在眼前，他就知道自己想错了。

“以前的你绝对不会答应来这样的场合……”

梁熙讨厌应酬，也不喜欢陌生人多的地方，这点他比谁都了解。

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碰触她，她却闪避开来。

梁熙却没有心情和他叙旧，冷着眉眼说：“请让开，我要出去了。”她再不看，伸手就要旋开门把。

何培霖却抓着她的手臂一个转身，把她压到墙上轻轻圈住她，凝眸说：“不许你找别人。”他们靠得近，他说话呼吸的气息都落在她脸上，有烟酒的味道，表情有些像孩子，是喝醉了么？

梁熙又气又恼，用手提包拍打他的背：“滚开！你根本没有资格管我！”

何培霖轻笑了一声，仿佛她说了什么好笑的话，手指抚上她的唇：“一年不见，你还是这么喜欢使性子。”说着就低头吻了她如桃花瓣娇艳的唇。梁熙所有的挣扎都被他压制住，连她咬他都不在乎，仿佛要把过去丢失的都在这一吻里补回来。

后来梁熙不知打到他什么地方，他闷哼一声退开一步，她立即抓住机会开门跑了出去。她没敢到宴会厅，怕陈嘉川会看出些什么，只能躲到了洗手间的格子里，一个人低声地呜咽着，他的味道仿佛还留在唇齿间，怎么也擦不掉。

刚好有两个人进来，激动地交谈着。

“看到那个何培霖没？长得真帅！要能当他女朋友就好了！”

“收起你的幻想吧，人家早订了婚，未婚妻还是许梓茵，你觉得自己有戏？”

“哎，我就说说也不行么？好男人总是别人的。”

“还有另一个好男人啊，就是陈总的独子陈嘉川，可惜是个瘸子。”

……

等她们都走了，梁熙才出来，表情怔怔的，未婚妻……么？

她冷淡地笑了笑，刚才居然还为这样的人哭泣，自己还是太幼稚了。

梁熙打理好仪容，就走出去，到陈嘉川的身边，陪他应酬了一会儿就说：“陈先生，我想先回去了。”

陈嘉川觉得她精神不好，加上自己也乏了，便说：“那我让小郑送你回去。”

“不用，时间还早，我自己可以走，打车很方便的。”梁熙若无其事地笑，“晚上的北京也很美，下次有机会再陪你一起逛逛。”

说着就欠身摆摆手，再去和陈家二老道别就离开了。

梁熙走出酒店，踏着夜色沿路边慢慢走着，突然间有人从身后扯住了她的手臂硬是拽上路边停着的黑色轿车里头。

她惊魂不定想喊救命，却被那人捂着唇：“是我，不想大庭广众丢脸就乖一点。”

梁熙好一会儿才从惊吓中缓过来，也终于看清了抱着自己的人是何培霖。

“何培霖！你是不是疯了，这是在做什么？”她已经一年多没有喊过这个名字，以为早忘了，可原来是刻在了心底，任凭海枯石烂也没有抹去半分，清晰得一如往昔。

何培霖一边让司机开车，一边淡淡地回答她：“我们需要谈谈。”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别惹我生气。”何培霖始终没放开她。

甚至用了点劲表示自己的不高兴，梁熙疼得叫出声：“你放手！疼，很疼！”

刚巧抓到她受过伤的地方，而她又最怕疼，以前她一说疼，何培霖就宝贝得跟什么似的，收了那些折腾她的手段，然后好言好语地哄着她迁就她。

可今时不同往日，何培霖眉头都不皱一下，她也放弃了挣扎，两人就保持这么个姿势，一路去到一个令她陌生的地方。

是何培霖回国后住的复式公寓，离刚才的酒店十分钟的车程，很近很便利的地段。

让司机停车离开，何培霖就拉着梁熙往电梯口走去，梁熙不愿意动，他直接就拦腰把她扛在肩上，直到进了门才把她放下来。

门里门外都是密码锁，何培霖知道梁熙走不掉，看了她一眼就回房换衣服了。

梁熙背靠着墙，苦涩地看着眼前陌生的地方，眼神空荡荡的，不知在想些什么。

何培霖换了身居家服出来，发现梁熙还站在玄关，清冷地敛眸：“站在那里做什么？过来啊。”他坐在沙发的中间，拍拍自己身边的位置示意她坐下。

梁熙一动不动，眼睛好像在看他，好像又不是。

“我们已经分手了，你这样纠缠不丢份？”

何培霖本来也不是好脾气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她逆意也恼了火，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去把她拉了过来，紧紧地摁在沙发上，咬着牙一字一顿道：“离婚还能复婚呢！分手算什么，我们重新在一起又怎么样？”

她就在自己身下，贴身的旗袍描绘出她优美的线条，随着呼吸一起一伏，让他有些情难自己，过去那些美好的记忆潮水般涌来，他们是那样契合。

对的，重新在一起，不过过去发生了什么他都不介意了，这次再好好地重头来过。

梁熙一阵恍惚，扬起下巴认真地看他：“我不爱你了，也不要重新开始，何培霖，世上没有后悔药吃。”

“你不爱我？不爱我你能爱谁，陈嘉川那个瘸子？”何培霖贴着她冷笑，“信不信我能弄死他？”

他的熙子要爱上别人？不，只是想一想，都要发疯。

梁熙僵着身体，口不择言：“信，怎么不信？你干脆把我也弄死得了，我和他还能做对生死与共的同命鸳鸯！”

“熙子！”何培霖掐着她肩膀的手青筋暴现，仿佛下一秒就要控制不住掐上她的脖子。

“熙子？”她麻木地低喃着，只有他会喊她熙子，说这样特别，不许别人再喊，何其霸道。

“何培霖，熙子已经死了，早在一年前就被你那一巴掌打死了。”

“你说什么？”何培霖的声音很轻，仿佛没听清她在说什么。

蓦地，她使出浑身的力气推开他，将左手腕上的首饰用力一扯，也不知用了多大的力气，由数串珍珠并接成的手链在他们之间突然断开，饱满圆润的珠子弹到他的胸口、她的身上，有些甚至滚落到地板上，清脆的声音在这样幽深的夜晚显得尤为清晰。

梁熙的手腕上已经被强力勒出了几道红痕，她似不觉得有多痛，反而有种释然的解脱，因为一直埋在她心底的伤终于有一天重见天日，而且是在他面前。

何培霖怔忡的表情让她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她弓起身贴近他，将红痕下那几条像蜈蚣一样触目惊心的粉色疤痕举到他眼前，在他耳畔低声说：“你看看这里，用的是你平常刮胡子的刀片，刃口很锋利，一刀割下去就见血了，不过我怕我死不了，又割了一刀，再一刀……我居然一点儿都不觉得痛，你说奇怪不奇怪？”

何培霖难以置信地怔了片刻，眼睛盯住她那伤痕累累的手腕却无法聚焦，表情震惊得如同风化的石碑。

“这就吓到你了？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看到他诧异的表情，梁熙轻轻一笑，仿佛刚才说的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为，为什么？”何培霖发现自己连话都说不完整了，目光复杂地看着她。连去体检验血时被小针扎一下都难受半天的小女人，怎么会下得了手，怎么会……

为什么？梁熙也在反问自己。

她缓缓地闭上眼睛，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初那种灭顶的痛楚。偌大的公寓只有她一个人，他不信她，不给她解释的机会，毫不留情地走了，家里又出了事，她六神无主，没有人能帮她，所有的人和事都把她逼到尽头。

那个晚上没有月亮星星，铺天盖地的黑暗一点一滴将她掩埋，逼得她没办法呼吸，也无处可逃，唯一想到的就是死，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她斜勾了一下唇角，似笑非笑地说：“何培霖，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熙子……”何培霖喃喃地一顿，唇抿得紧紧的，“为什么要做傻事？”

梁熙沉默了，瞬间安静得让他以为她再不会说话。

“你真想知道？”

“告诉我！”他再一次地抓着她。

明明被他的力道捏疼得全身都在打颤，梁熙却还是一脸的云淡风轻从容自若，她不想再低头，让他再有机会伤害她。

她主动贴上他的耳畔，用极轻极柔的声音说：“因为我恨你，只有这么做才能杀了那个傻不啦叽的熙子，而有幸活过来的，是梁熙，没有何培霖的梁熙。有句话你说对了，在我心里远衡哥就是比你好一千倍一万倍，我当时猪油蒙了心，才会想用你来忘记他，还听不明白？我后悔曾经和你在一起！”她故意说着他不爱听的话。

“你！”

怎么可能是这样的理由？那会儿明明是她不对，他才生气和她分开，就算她怨恨他，也不至于要到结束生命这个地步啊，肯定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梁熙不会说，很多事情，他已经没有知道的必要了，他不配。

她的视线在他绷紧的脸上定格了几秒钟，嘴唇自嘲地勾了勾，然后起身快步往门外走去。

在门口梁熙又停下来，声音幽幽地穿过空气来到他的耳旁：“对了，陈嘉川并不知道我和你的事，我珍惜现在的生活。”她说得很轻很慢，“请你高抬贵手不要再来打扰我，不要让我更恨你。现在，请你开门，我要走了。”这样疏离。

何培霖开了锁，没有再说话，只一瞬不瞬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时隔一年，那种失去的痛苦卷土重来。

而这时他忘了，没有爱，哪里来的恨？

门咔嗒地关上，梁熙靠着门扉长舒了一口气，才步履匆匆地离开了公寓。刚才的对阵，她已经筋疲力尽。

梁熙回到宿舍已经十二点，秒针刚爬过一秒，手机又呜呜地震动了一下。

是梁枫的短信：姐，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每天都开心幸福，我永远爱你。

梁熙盯着手机屏幕一怔，随即绽开一个温暖的笑容，连她自己都忘了，今天是她二十二岁的生日。

她跪坐在床榻上，笑着流泪。

在别人如花似玉的年华，她已经经历了所有。

梁熙一夜无眠，快天亮时才睡了一小会儿。

嘀嘀的闹铃声将她吵醒，陈嘉川早上有个重要的会议，她是导师傅希媛介绍给他的临时助理，也被要求陪同出席。其实忙碌一些未必是坏事，毕竟一个人独处很容易胡思乱想，特别是在这种时候。

她望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好一会儿，磨蹭着起来了，刚化了一个淡妆，陈嘉川就来接她了。

车里，见她眼睛带有血丝，陈嘉川蹙起眉，难掩关切地开口：“怎么眼睛这么红？昨晚当兔子去了？”

“陈先生，早上好。”梁熙抱着资料向后座靠了靠，神色有些慵懒地笑道，“你真会开玩笑，我要真能当兔子就好了，不用一大早起来干活就有萝卜吃。”

明明她说话的语调很愉悦，可陈嘉川却听出其中倦涩的味道，从昨晚宴会开始她就不对劲。

他看她的眼神也更认真了几分：“是不是累了？昨晚几点睡的？要不……你别跟这个会议了，要和新加入的投资方一起讨论竞标方案，听说对方很难缠，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他说得这般体贴，梁熙反而不好意思，摇着头慢慢地说：“没关系，这么大的案子我就是旁听也能学到不少东西，是你说的，机会难得。”

陈嘉川沉默了一下，才温和地说：“那你先眯一下，还得一个小时才到发展区。”

“不用，我再看看资料。”梁熙笑着应了一声，低下头又再次翻阅手边的文件，可没想到看着看着……她就真的倦得睡着了。

陈嘉川侧着身，静静地看着她的睡容。

早上还很凉快，开着车窗，斜斜的光线照进来，柔和了她身上套装稍显单调的黑白色泽。她化了极淡的妆，皮肤在阳光下近似于透明，眉毛修得秀长，此时轻微皱起来，似乎在睡梦中也不安生。

他忍不住想伸手去抚平，也只是想。

她的事希媛简单和他说过一些，一开始他是抱着同情的态度去看待去帮助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而现在对她，除了满满的欣赏，还有些心疼。

一个人背负着太多的过去，很难得到幸福，比如他自己。

陈嘉川下意识地碰了碰自己左腿空荡荡的裤管，苦笑了一下。

梁熙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到会议地点了，她揉了揉眼睛，发现陈嘉川正定睛凝视着自己，她脸微红地低头，小声说：“陈先生，真的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陈嘉川很快摇了摇头：“没关系，只是没想到你睡觉会打呼噜啊……”

“啊？”梁熙一愣，猛地抬起头看他一眼，傻傻地反问，“怎么可能？”

随即听见他促狭的笑声爽朗地在车里漫开，连在前面开车的小郑也跟着笑了。

梁熙又气又笑，恼着别开眼哼了一声。

陈嘉川越看越觉得她像只赌气的小兔子，忍不住揉揉她的头发，缓声说：“好了，逗你玩的，别生气，待会儿开完会请你去吃大餐。”

“陈先生，我不是小孩子了！”梁熙有些不满他哄孩子的语气。

“我知道你不是小孩子。”陈嘉川顿了顿，又扬着眉笑得一脸无辜，“你是大孩子……”

会议十点半才开始，人还没有到齐。

陈嘉川让人送了杯温牛奶给梁熙，暖洋洋的热气烘得她的两颊染上了小红云，她在认真地听陈嘉川给她讲解今天会议的重点，还有他一些设计的细节关键处。

片刻后，会议室的门又打开，梁熙下意识抬起头来，猝不及防地就看见何培霖被人簇拥着走进来，如同众星拱月。而他目光清隽，侧着头一脸严肃地和身旁的人在说着些什么。

梁熙握着杯子的手一颤，牛奶几乎要洒出来。

仿佛感觉到她追逐的视线，何培霖转过头，不偏不倚地对上她黑白分明的眼眸，停顿了几秒钟，看到她坐在陈嘉川身边时他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冷淡地收回目光，在长桌的另一侧坐下。

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蓦地，遮光帘唰唰地全部拉起来，除了投影屏幕，整个会议室一片黑暗，也将何培霖隐匿在其中，梁熙松了一口气，可依旧坐立不安。

怎么偏偏这么巧？

屏幕里一个个图表一串串数字不停地变换，台上分析师清晰地对案子进行详细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而数学逻辑，从来就是梁熙的天敌。

她微微出神，思绪渐渐飘去远方，那时她刚考完一模，而数学成绩不理想。

然后她还认识了何培霖。

那段日子仿佛已经过去很久。

那年高三，刚放寒假，快过年了，天气特别的冷。

机场里人来人往，梁熙穿着红色的羊绒大衣，背了个黑色的耐克包，一边盯着机场大厅屏幕上的时间，一边脚步飞快地穿梭在人群里，巴掌大的脸上带着掩不住的快乐。她很快就冲到了出闸口，探着头在人群里寻着她要找的人。

很快，搭乘上海航班的旅客出闸。

梁熙看见了熟人，踮起脚不停地挥手：“远衡哥，我在这儿呢！”

她要接的，正是她父亲好友的儿子，她青梅竹马的邻家大哥高远衡。

刚出闸的高远衡也见着她了，帅气的脸庞带着笑意，提着一个小行李包朝她点头。

一个学期没见过面了，梁熙喜滋滋地跑上前去想像以前一样抱着高远衡的腰跟他撒娇，可是轻快的脚步却在下一秒重重地停顿了下来。她看见高远衡高大的身体自然地往后倾，跟站在他身后的女孩子说着些什么，对方抿唇笑了一下，也对她投来温和的目光。

这完全出乎梁熙的意料，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怔怔地看着正前方，那个女孩子一头俏丽的短发，相貌不算出众，不过笑起来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梁熙的笑容也僵在嘴边，心里反复疑问，她到底是谁，和远衡哥是什么关系？

还没等她思考出一个所以然来，高远衡已经走到她跟前，刮了下她被冻得通红的鼻尖，微勾唇说：“小丫头，这么冷的天，不是跟你说别来接机了吗？”

“王叔叔开车送我来的，不会冷。”梁熙顺势地抓着他的手指亲昵地蹭了一下，目光却不自然地飘向他身旁的人。

接着就听见高远衡介绍：“培宁，这就是我常说的丫头梁熙，她还有个弟弟叫梁枫，很鬼灵精的，等会儿吃饭你就能见到了。”又对梁熙说，“小熙，培宁是我同学，你就叫她培宁姐吧。”

何培宁无奈地横了他一眼：“什么培宁姐？生生把我叫老了。”接着她热情地看着梁熙套近乎，“小熙吧，你叫我培宁就行。”

梁熙却还是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你好，培宁姐。”听高远衡介绍她是同学而不是女朋友，她暗暗地舒了一口气。

何培宁也不介意，低头看了一下表，嘀咕了一句：“怎么还不来？应该跟我们差不多的时间下飞机的。”

“还有谁要来？”梁熙有些错愕，下意识就问了出去，声音闷闷不乐。

高远衡湛亮的眼睛笑咪咪地解释：“是培宁的堂弟，这次和培宁一起来我们家做客。”